



# 师松

平利 王仁菊

万福园的前身追溯起来就是木瓜沟的大半部历史。庭院东南角的那棵古松是万福园一景。松长得高大有气势，所有来过万福园的人，都把它认作古松，拿它与黄山松相媲美。自品貌看，它确实兼具了迎客松的形神，高耸孤立，坚韧苍劲，临风展臂，庄严肃穆，很有仙气。

园子位于木瓜沟的一个山包上，与高耸入云的万福山隔云相望。若山水也有血脉传承的话，万福园与万福山是子母山，自远处或高处看，就是一幅慈母牵子的景象。

木瓜沟全长约十公里，两山夹一河道，到沟底是万福园，到山顶便是万福山。

万福园的前身是一所小学，再早是一个私塾。私塾由万福寨搬到如今的万福园，一位名叫柯玉康的乡绅是私学开办者，授业的是其族胞柯玉迁，方圆几十里略通文墨者皆为其门生。彼时，柯家是当地最大望族，祖上出过进士，先后有族人入仕，名甲一方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私塾改为公学，由公社指派老师教授学生。大约是一九七四和七五那几年，兴过一阵山野僻壤办农业分校，老县区中学在此设立蟠龙分校，分流了部分师生。虽是分校，却是小学、初高中都有，山上一时沸腾起来。那个时期，师生的主要任务是开荒种地，学习喂猪养羊，下雨天出了坡就学习打算盘，背珠算口诀，请了山下的老贫农上山来忆苦思甜，吃野菜煮的忆苦饭。山地土肉薄，坡度大又缺水，主要种些土豆、红薯、玉米、荞麦这样的杂粮，人地两忙，广种薄收。一九七六年教育制度逐步恢复，撤蟠龙分校，改制为“万安小学”。万安是当时村名。

我父亲在村里小学读到四年级，因大伯父突然去世辍学回家，十四岁上就扛起了养家的担子。他的同学老黄上到高小毕业，在万安小学当了民办教师。我还很小的时候，老黄常来家里，多数时候是家访谈过，偶尔是寻父亲喝个小酒，聊些同窗旧事。即使后来老黄教了我半年功课，我口里叫他老师，心里仍叫他老黄，同背地里把父亲叫“老汉”一样，亲切自然。

木瓜沟那时统共三个村，分别是顺利村、丰富村、万安村。各村都有一个小学，规模都很小，老师基本都是民办或代理教师。顺利小学离沟口不远，最受青睐。丰富小学在上半沟，路程远些，但一脚平，老师们也还愿意来。只万安小学在万福山斜对面的山包上，荒山野岭的，离人户又远，山路难行还缺水，没一个老师愿意去，教学采用复式班，最多的时候有三个老师，自始至终守在校的就老黄一个。父亲一次酒后打趣老黄，说流水的

老师，铁打的老黄。一所学校，一棵老松，一个老师，雷打不动哩！老黄呵呵笑，说山里娃通点文墨不容易，咱也要熬不住苦情环境溜了，娃们就得背起书包回家咯！父亲把酒砸得滋滋响，叹息说，活人哪有不苦的？你看我这一根扁担挑到黑的日子！教书总算是个省饭，虽说山上苦情些，额外还得一份敬重哩！话说到深里，他们便闷头喝酒，总是老黄先醉。

除了教书，老黄的主要工作是家访。饭都吃不饱的年月，学文化就显得不那么打紧了，尤其是女娃娃。老黄拖着根不长的打狗棍子，各家动员娃们上学，很是遭人嫌弃！话说半箩筐才绕到上学的事情上，当娘的心软些，面情也重些，笑盈盈地应付着，只说娃没个吃轻省饭的命。当老子的多燥性些，应付几句就上了火气，说你一个月挣一酒盅子的钱却要管一酒缸的事，自己还没喝醉，却劝别人醉！两下里说急了，主人家就赌气说，你要保证娃读书能吃饱肚子养成个家就算这事能成！老黄讪讪地笑，耐着性子慢慢磨。实在说不通了，改日再来，跑上三五趟的，大家情面上都磨不开，有时思想就通和了。

我过了七岁，家里还没让上学的打算。放牛打猪草的时候就时常盯着斜对面的扁子路瞅，我屋住在半坡上，外面来人，都从那条扁子路绕上来。开学时，有个年轻的女代理老师来过一回，被父亲几句话就打发了。我等在门前的斑竹园里，跟她叫老黄来，她疑疑惑惑地走了。几天后，老黄拎着个黧黑的土壶壶来家里，我知道里面是土酒，高兴得很！一场酒下场，父亲总算答应我去读书了，但提了条件，但凡考试不及格就退学。我一口应承下来，还给老黄斟了满满一大盅酒，他仰脖喝完就跑去去了，父亲哈哈大笑，说老黄“下猪娃儿去了”。老黄是喝吐了，论喝酒，他从来不是父亲的对手。

我考上中专的时候，悄悄跑去给老黄“报喜”，虽只教过半年功课，但他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老师。老黄与父亲不同，永远都是一副好脾气，还爱“画饼”，总说吃过的苦都会变成糖，还畅想多年后的木瓜沟和山上的小学校会像画一样美好！童年最不缺的是想象力，老黄说得煞有介事，我听得如痴如醉。老黄在地里干活，一脸的黑汗，见到我很高兴，瘦削的脸上笑得全是皱纹。我们在地头站了一会子，统共也没说几句话，老黄嘱我莫要学有些娃，一年土，二年洋，三年不认爹和娘，要记得自己的根在哪儿哩！又说，跑一千里一万里，回头一看，门前三尺才是硬土。我重重点头，把这几句土巴巴的师训暗暗记在心里几十年。我工作几年后，有一回在县城的新华书店遇到老黄，他与

几位老师一起在书店盘教材。老黄很高兴地告诉我，小学如今也分配了一个师范生，将来肯定会更多，又说沟里还预备修车道呢！他自学了中师函授课程，毕业就有望转正，可能就正经吃上公家粮了，又说了学校添置了不少新设施，通了电也通了自来水，原来挂在古松下的铜铃淘汰了，学校用上了电铃铛，他笑说自己打铃的手艺算是荒废下啦！又说自己年纪大了，也快到站了，跟那松一样派不上用场了。我说，老师身体如松，健康长寿就好啊！

老黄转正后，我回去遇到过他一次，那时村里刚刚修了毛坏路，勉强能够通车，只是车后尘土飞扬。我顺着老田坎往回走，老黄自村里出来，一身靛蓝的中山装，上衣口袋插着支钢笔，头发梳得齐齐整整，肩上的帆布包也很平展，整个人看起来生气勃勃！老黄是去镇上小学开会，看到我，伸伸衣袖，问还精神不？我说，精神哩！比啥时候都精神。这是我见过老黄最美丽的一身行头，也是他笑得最舒展的一回。

那天，镇上正式定下万安小学撤校，老黄也接到通知可以退休回家休息了。

如今我也人到中年，更多的精力从下一代转移到上一代，尽量每月回去陪陪母亲，抽空到处转转。万福山村借助时代的东风早已是旧貌换了新颜，小学校改成了民宿，农副特产窗口人流不息，周围的茶山开发了出来，老堰塘莲藕飘香，还修建了一片梅林，柿子林，蜜桃林，水泥路四通八达，自来水甘甜清冽。老黄曾给我们描摹的美好图景，版画般一点一滴刻画了出来，万福山成了老县有名的景点，只是老黄早已走远，山上只留下伴他几十年的老松。

我每每去万福园，总要在古松下听听风，看看景。世事变迁，唯有它一如初见。有时去得早了，雾锁山岚，浓雾轻易就把人心弄得潮湿。朦胧中，总恍惚看到老黄还是当年模样，好声好气地在教室里讲课，挑着木桶去后堰塘担水，搬了小柴桌坐古松下批作业，偶尔对着山风出神，大约又在叹息山里娃上学不易吧？其实老黄不知道，娃们也叹息他，叹息他一个人守着日出，守着日落，春去秋来，青丝华发。

古松迄今约莫五百余岁了，一师一松，于我意念中松就是老师，老师就是松，相守经年，俨然一体，每上山抬头看见松，就看见黄老师站在小学校门口给我打招呼。有风吹过，依稀总能听到清脆的铜铃声，“叮当，叮当，叮当”那是上课铃声。“叮——当，叮——当，叮——当”那是下课铃声。这是老黄多年练就的打铃本领，留在古松的记忆中，成了松香。

# 重温《菜根谭》

旬阳 余德权

昨日去一校公干，在校长室闲谈。瞥见桌上有书数本，乃信手翻检，得一仿线装薄本《菜根谭》。记起古人有“嚼得菜根，百事可为”之句，遂在公务及闲谈间隙重温默记。此书原本逐页读过，此时翻来，竟然有许多句子只如初见，一见便如失散老友重逢，于是口诵心念手录，恨不能刻印心下。可惜年已半百，记性尤差，一饭即逝。归家上床，尽残存二三句矣。于是匆匆录其于后，免遗忘耳。

其一为“有木石心，具云水趣”。此句可请书家书壁上，亦可书之赠友人。其大意为：修道养德的人，其心境应如枯木顽石，无欲无情。一旦对红尘繁华有所艳羡，便会打开欲望之门，致使前功尽弃。可见，山野林泉远离红尘，自可令人淡泊自持，修身养性。而身处繁华红尘，立于朝堂之上，更是一种修行。所谓“大隐隐于朝，中隐隐于市”，声色犬马的诱惑近在咫尺，所欲所求唾手可得，这要求人的内心具有更强的定力。

其二为“文以拙进，道以拙成，一拙字有无限意味。”写文章要质朴才有进步，修行依靠质朴才能成功，可见质朴含有无穷奥妙。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，想要做出成绩，都得扎扎实实下功夫。做事不能总想走捷径，许多时候要用“笨办法”。这种“笨办法”就是抱朴守拙，以拙立身，以拙求进。个人感受是文章在于质朴有实质，不在于辞藻华丽。为人处世，修道修行也需要朴素和本真，不要处处用心机，耍小聪明。《老子》言：“大真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。”所谓“水深流缓，人贵语迟”也。

其三为“文章做到极处，无有它奇，只是恰好。人品做到极处，无有它异，只是本然。”好文章最终不会靠华丽词语与和花哨的技巧达到，贵在真情实感，恰如其分地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情感，使读者产生共鸣，启发读者思考，感受到文字传递的价值和意义。朱德熙认为好文章的两个主要标准是“自然，准确”，心下也深以为然。自然，就是不要装腔作势；准确，意味着是什么写什么，写什么像什么，画蛇不要添足。一个人一生的修行一般经过由内向外——由外向内的循环过程，是让自己的皮囊和真实的自己和谐一致的过程，是一条回归纯真、自然、善良和朴实的过程。无论人生饱览多少世外风景，无限精彩却在灵魂回归的心路上。“物贵天然，人贵自然”，做人最珍贵的是真诚自然，不虚伪浮夸，不精于算计，不拐弯抹角。《道德经》里说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天、地和人，一切都遵循一定的规律，最终归于本然。大道至简，不管是文章还是人品，真正的美在于自然本真。正如李白的诗词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，真善美，是可以毫无雕饰的。

# 在云霄（外一首）

市直 王庭德

十五岁的窗外紫嫣嫣红  
他慢条斯理、温文尔雅  
斯文和诗文一起漫在脸上  
举手投足间都是诗  
我捡回他撕了扔出教室的诗  
老师划着一个大 X 和 0 分的纸  
毕业，他送我一本纪伯伦  
并赠诗一首：致唯一的送葬人



好事临门 邵向东 摄

# 瀛湖

第 1364 期

# 山清水秀美金州

汉滨 王典根

盛夏早晨起来，从古城西安出发，驰骋于午古道的长安，翻阅中华龙脉的秦岭，穿插曲里拐弯的隧道，看青山秀水散落在金州大地。我努力地在中国版图中搜寻着诗和远方，忽然一条清澈的汉江迎面而来。

我就出生在金州，曾在很长一段时间，这就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，被秦巴山所阻隔，因为交通不便、信息闭塞、思想守旧，城里的人出不方便，城外的人进来也不方便。那时，到西安、武汉、重庆等大城市都很艰难，需要转几次车、翻几座山、跨过几条河，甚至挨冻受饿几个小时，大多数父老乡亲几乎没有离开过故土。我也很少走出金州，从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。

金州城很小，路弯如弓，巷窄如绳，没有古城的沉重，没有江城的炎热，没有山城的繁华，没有蓉城的庞大，车费两元钱的黄色车就能拉着你绕城一圈，十分钟之内就能从江南江北唤来一大桌亲朋好友猜拳饮酒。

我到春城当兵、去首都求学、去花城打工、去杭城经商，莽莽撞撞闯荡游走在城市边缘，疲倦得心灰意懒，让我压抑迷茫，难以让心静下来。

根从哪里来，叶回到哪里去，每次总想返乡留在金州安居乐业，虽然往返需要大费周折，却不用再住地下室吃方便面，能享受悠闲安逸的生活，吹着自然风，喝着杆杆酒，吃着酸菜面，睡到自然醒，这就是我喜欢的烟火味。曾带战友游玩，车子开在陡峭的盘山路上，一边是秦巴山的悬崖峭壁，一边是汉江

河的万丈深水，两位战友吓得脸色铁青，头发根根竖起。金州是一座城，江南老城为头，江北新城为尾，车辆却比街巷多。父老乡亲没有统一的方言，三里不同音，十里不同调，西北官话、湖广口音、川渝腔调、方言交叉，分不清从哪里来，除了外国人，哪来的人都能交谈，哪来的剧团都要凑热闹。

陕南就是这么一个城，靠一座座山，一杯杯茶发展变化，曾经拥挤不堪的小路变成车水马龙的大道，坑坑洼洼的荒地上立起整整齐齐的高楼。儿时玩耍的山坡、游泳的水库、捉鱼的小河，如今都成了乡村景点，儿时吃的豆腐宴、魔芋宴、野菜宴，如今都成了美味食谱；儿时最怕攀爬天柱山、鲤鱼山，如今都成了仙山琼阁；儿时最怕隔河渡水的瀛湖、流水，如今都成了网红“打卡地”，就连父亲的庄稼地、油菜花、水果园都能吸引大批摄影师前来拍照取景。

好生态就是好风水，如今，龙王山牛蹄岭相峙相望，鲤鱼山横卧其间，滔滔汉江东流去，繁华街市美如锦，一座座崇山峻岭被一条条隧道打通，飞机、火车、客车、轮船开到了家门口，原先一天半的车程，现在只要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。

晴天远望白鹤翔飞，夜晚仰望天空依见满天繁星。全市景点一个个开发出来，民宿一幢幢造起来，道路一条条打通了，产业一片片长起来了。每逢节假日，外地来的车子排成了长龙，好山好水好空气，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蜂拥而至。

傍晚开始，雨就在窗外绵绵不休，遥望远方的山头，被氤氲的夏雨滋润了的青山显得格格外年轻，耸立在集镇两岸，只差一叶轻舟便过了万重山。雨势渐渐放缓，我紧张的心情也逐渐平缓了下来，看着前方和美庭院的建成，这也是这几年来佐龙之大变。

初来乍到，第一次走进蓬莱岛，凄凄切切的景象让人感觉清冷，一座孤岛飘浮在无声的环河之间，前方笔直又破败的石桥，像上了年纪的古桥一样，周围的水中枯木渲染了一股凋零的气息，这座岛好似摇摇欲坠了，我不想在此多停留一会儿。蓬莱岛旁边有座长长的吊桥，通往了马宗村，如果说耳扒山的特色是凉亭众多，那么佐龙河的特色就是这一座座吊桥，若是城市人来看，那必然会觉得这是时代的遗物。

然而这座桥却是我走过最惊心动魄的吊桥，这腐朽的钢索，只要有人一脚踩下，那必然轰然摇晃，每次走到小一半胆战心惊，往回而去。如今，佐龙已呈现出不同的变化，处处都是旧貌换新颜，蓬莱岛从发展旅游开始，这座孤岛便华丽转身成了一座未来可期的景点，从佐龙广场的专业景点标识开始，一路直下到石桥上，重新装修的石桥，用红石子铺成的大道，像是红地毯期待着旅人的光临。延伸至蓬莱岛，岛上分为三条步道，一条直上云霄，上方有亭，可供人休息观景；左右各有步道而互通，可供游客选择，不怕累的便可从中而上。这座蓬莱岛，瞬间成了佐龙的标识之一。

遥忆观岸，那一间间重新粉刷后的民宿，叠加在绿林间，加上各种新奇特色的配饰，连环墙画，更接地气，仿若乡村振兴版鼓浪屿，而这座吊桥也早已穿上了“新衣”，配上霓虹灯，一到夜晚灯光缤纷五彩，华丽斑斓。在白天，桥下的小船竹筏自在飘游，这便是许多游客依然努力寻找的闹市中的宁静之地了。雨停了，这场雨送走了又一个夏天，秋天便要来了，这里的旅游，这里的民宿在秋意盎然之时前来观望，另有一番美景。白天，一杯富硒绿茶，坐在绿林环绕的石木凳上，听几声翠鸟婉转悠游，呼吸山野之气，等到夜晚，三五好友闲坐，在月光下眺望星空之美，聊聊天常，好不惬意。

佐龙景色还在变化着，我的工作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，在这小镇里，能够与山林为家，与村民为伴，与工作队同行，是一段难忘的经历。



# 池河记事

汉滨 李永明

蓝天白云下，月河碧水潺潺，牛在河畔草中悠闲地啃食，几只八哥歇在牛背上叽叽喳喳，一河两岸草丰水美，一排排桑树挺立在房前屋后，硕大的桑叶青翠欲滴，随风摇曳，男人们端起桑叶给簸箕内的幼蚕投喂，沙沙作响的啃噬声犹如斜风细雨洒落大地，女人们或切桑叶、或编草帘，对待蚕宝宝像对待婴儿般细心。

五月的池河镇万物葱茏，一场大雨过后，门前门后、浅山丘陵的桑树长得郁郁葱葱，蚕农们都铆足劲儿编制着簸箕，腾空庞大的房间，延伸养殖空间，一时你追我赶，农家坝坝摆开战场，把雪白的蚕儿养大上架，蚕丝编织着美好生活。

第一次邂逅池河镇是 20 年前的春天，去的时候是坐大巴车，一路上摇摇晃晃，胃颤簸得翻江倒海，接待我的是一位远房亲戚老罗，他五十多岁，中等个子，长得和善，他在镇上负责统计工作，落座后沏茶上饭，动作很麻利，四菜一汤被吃得精光，饭后他带领我参观池河镇的桑园产业，观赏春蚕养殖的盛况。这个镇是蚕桑大镇，人均一张蚕一亩桑，走在乡间的大路上，满目青翠，大规模的桑林形成林海，人走在桑树底下望不到头，大片大片桑林淹没了我们的行踪。

老罗边走边跟我介绍这里的蚕桑历史，他对村里的一草一木都深情，和村民感情也深厚。走进村民陈家宝家里，一个魁梧的大高个小伙接待了我，他家里五口人，供养三个孩子，四间土木结构的平房，他每年养蚕十张，起早贪黑。他在养蚕的空余时间在村里打点零工，补贴家用，看到这个面容清瘦、十指老茧长满，勤劳持家的小伙，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疼，临走时，我留下两百元，让他给孩子们买些营养品。

时间一晃，多年过去后，再没有陈家宝的任何音讯。从当地新闻可以经常看到池河的蚕产业做大做强了，池河镇还建立起全省第一个“鎏金铜蚕”展览馆。

时隔 20 年后，我再次踏入池河参加采风，放眼金蚕故里，农村搬迁社区建得高端大气上档次，草坪、花坛、康养健身设施，一应俱全，公路沿线商场酒店林立，彩绘墙体、田园里的万亩荷塘，荷花飘香，蝴蝶蜻蜓在荷叶间翩翩起舞，居住环境优美，蚕农过上了城里人一模一样的生活。一时繁华集镇车水马龙，前来参观“鎏金铜蚕”展馆的人络绎不绝。

我迫不及待地前去拜访张家宝，眼前的场景让我大吃一惊，原来的旧房不见了，一栋五间四层的小洋楼拔地而起，门前花坛里的鸡冠花、月季花、紫薇、栀子花开得五彩斑斓，两棵碗口粗的柚子树长得挺拔高大，结满了拳头大小的柚子，密密麻麻挂在树梢上。陈家宝早早在家里等着我，双方相见，彼此高兴，当初的精瘦小伙，在我面前变成了睿智潇洒的商人，他的三个小孩，其中两个已大学毕业，一个还在读研，都很有出息，这也多亏他当年再穷也不放松养蚕，靠养蚕供养了三个大学生。他现在除了继续养蚕，家里开办了桑基鱼塘，开起了农家乐，还在县城还购置了一套商品房，全家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